

嘉宾晚间到

(上)

臧克家

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已宽衣上床，对灯夜读了。这时，斗室一统，悠然自得。忽然门铃连声响，我心为之一惊！接着语声、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我的情绪也越来越紧张了。我的小女儿隔窗报道：郎平、白帆来了。我立即惊变为喜，急急忙忙穿好衣裳，双手捧一磁盘大红苹果到了隔壁客房。我爱人、小女儿和两位小客人谈得正热乎呢。我放下盘子，走到这对伉俪面前，停了脚步，用双眼注视他们，然后说了一声：样子好，和二年前一样。他俩，在打量了我一下之后，也说：

“臧老，您比以前更硬朗了！”

我说：前些天，从报纸消息上，知道郎平到哈尔滨参加老队员球赛，我想你们会到北京，也一定会来看看我们的。“是呵，前天刚到，今天上午去了老教练袁伟民家，晚

对。那时是那时，今天是今天呵。”正谈着，我看见郎平忽然用手从白帆右肩的衣服上择出了一点绒线，我忽然想到几年前袁伟民说过的这样两句话：“我们这些女队员，将来一个个全是贤妻良母。”从这个不显眼的小动作上可以看出来这对爱的柔情蜜意。我问起她们在美国学习、生活的情况，郎平说：刚去的时候有点紧张，功课学起来吃力，现在，慢慢全熟悉了，英语说起来也很自然。空闲的时候，我们一道去散步，游泳，打球，也去钓鱼。生活还是很有趣味的。我略带慨叹的口气说：你们明年学成之后，将以世界为家，活动于国际体坛上了；我活了八十三岁，还没坐过一次飞机呢。白帆表情有点惊异。接着，我回答了他无言的询问：我，心律严重不齐，外加五六十年来的高度神经衰弱症，这一生永远是个“土包子”了。

一个文物建筑遗址里造一些赚钱的工程，有关管理部门不同意，于是他去找了大领导，大领导批准了，有关管理部门只好不再说话。那么，这位小领导和那位大领导顶得住领导的条子。

不久前，一位小领导打算在他管辖的

《文物保护法》里占了六条，其中还有两条是规定经

章申诉，说有些领导同志“不太了解情况”就批条子允许某些单位在文物建筑保护区范围内造违反规定的房子，“给执法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”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困难，执法如山，给顶回去不就得了吗？不过，事实当然是很困难的，大概是“由于种种原因”吧，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能够顶得住领导的条子。

《文物保护法》放在眼里罢了。

《文物保护法》里占了六条，其中还有两条是规定经

章申诉，说有些领导同志“不太了解情况”就批条子允许某些单位在文物建筑保护区范围内造违反规定的房子，“给执法工

作增加了很多困难”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困

难，执法如山，给顶回去不就得了吗？不

过，事实当然是很困难的，大概是“由于

种种原因”吧，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能够

顶得住领导的条子。

《文物保护法》里占了六条，其中还有两条是规定经

章申诉，说有些领导同志“不太了解情况”就批条子允许某些单位在文物建筑保护区范围内造违反规定的房子，“给执法工